#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旣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

正奇之為奇必明明點
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
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
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

方不媿著書之大義倘
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
遺精要纔三絕韋編於
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

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群輿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

至學古然事必有因機須待觸著不寬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為師中之

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竅脉又且錯落多端

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
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
再入妙旁批有疑夾註
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

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
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
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覺
之者會心點首而悟矣

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
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
無窮又如此即至用衆
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

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
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
出而總戎自百戰百勝
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

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
謹弁於首
旹
崇禎癸未仲春月古閩

黃道周石齋甫題

#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總目

卷之一

周 姜太公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田 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之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齊 田單　漢西 張良
漢西 韓信　漢西 周亞夫
漢西 李廣　漢西 衛青
漢西 程不識

卷之三

漢西 霍去病　漢西 趙充國 百聞不如一見
漢西 陳湯　漢西 馮奉世
漢東 鄧禹　漢東 寇恂
漢東 馮異　漢東 岑彭

卷之四

漢東 賈復　漢東 吳漢

漢東 耿弇　漢東 耿恭

漢東 王霸　漢東 臧宮

漢東 祭遵　漢東 馬援

漢東 班超

卷之五

漢東 虞詡　漢東 皇甫規

漢東 張奐　漢東 段熲

漢東 皇甫嵩　漢東 朱儁
漢三國 諸葛亮　漢三國 關羽
漢三國 張飛


卷之六

魏三國 張遼　魏三國 張郃
魏三國 徐晃　魏三國 李典
魏三國 鄧艾　魏三國 司馬懿
吳三國 周瑜　吳三國 呂蒙
吳三國 陸遜　吳三國 陸抗

卷之七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玄　　燕北朝　慕容恪

秦北朝　王猛　　宋六朝　檀道濟

卷之八

宋六朝　王鎮惡　　梁六朝　韋叡

梁六朝　王僧辯　　陳六朝　吳明徹

魏北朝 崔浩　魏北朝 于謹

齊六朝 斛律光　周北朝 宇文憲

周北朝 韋孝寬　梁六朝 程靈洗

卷之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之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晙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之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真
唐　李晟　唐　李愬

歷代將譜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之十二

梁五代 王彥章　晉五代 周德威

唐五代 郭崇韜　宋 曹彬

宋 曹翰　宋 王全斌

宋 潘美　宋 曹瑋

宋 李繼隆

卷之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逵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之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之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璘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之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之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范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弘範

卷之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 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鉉 附二十卷內

明 程濟 附二十卷內

卷之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能 附二十卷內

明 張玉 附廿卷內 明 劉江

明 王驥 明 于謙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卷之二十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瓊　明　陳九疇附後
明　馬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銳　明　仇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附　明　俞大猷附
明　宋應昌附　明　李如松附

#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 姜太公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以為兵書之祖

（已寓仁義之兵法）

時值商紂暴虐避於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鰲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

焉入岐州復釣於蟠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羑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與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立為軍師請教太公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勤民（民〇農也〇蕃于於）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〇德〇尚〇不〇殺〇可〇修事度至矣）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

暌至武王既伐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為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彊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為本謀

斷曰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麾伐取商殘開篤周祚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彊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與之乃出宮中美

百八十人命孫子勒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只就淺近言之方見教婦人不試之妙）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

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
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
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王可下觀唯王所欲
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道盡用上之病）不能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其[illegible]能
用兵後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之力也

讚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為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格言）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

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illegible]

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句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敎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

以歸令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看得明說得透拿得定）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代者執法）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高人在此）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

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
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謙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讒乃許歸國嘗膽卧薪优填肝膈二十餘年報讎不得至吳北盟南歸方追吳後請成難援前願君繼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啬如此

高人千秋生色

##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是其本心）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囓臂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急于用兵惟）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

遂攻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
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
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
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
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
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知起要深）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爲
將將兵擊秦遂拔其五城按起之爲將雖身極貴然
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囊贏糧與士卒同（用兵之妙在此）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

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此兵家最貴之言起能言之則起之拙負不淺）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强楚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

[illegible]者有毅然而用兵穰苴不讓其甘苦與同士卒樂從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害有人去為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喪

##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為將軍將兵

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

請寵臣正欲斬之示威

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音將）
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者皆如此）
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出戰晉師聞
之為罷去（先聲之妙）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為大司馬故世
稱為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倣其法故諸
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危傾、晏嬰知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舉恩威、莫不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震轟、敵人潛遁、追奔捕滑、尊爲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illegible]之門、嘗與龐涓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爲惠王將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黥音擎

則巧以法刖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爲奇竊載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嘗謂田忌曰君若欲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小美使動人

是忌以孫臏爲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爲將威王乃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糺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

妙論中病

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

着着爲先着妙妙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



撠音戟

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

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

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

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大約示弱引其○逕

身速追也

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音酌是刀斬也

剄音景割頭也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刖足致傷黥刑使廢誰知載歸反為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減竈誘之自奔

逮[illegible]萬弩馬陵豈容龐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鄢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illegible]以上黨[illegible]歸于趙

起之戰功達此矣

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此斷之妙）
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
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
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
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陰使尚名重可知）
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
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
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
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

定本老

戍之見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

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君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

大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葬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卧不喜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負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
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
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
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
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老成之見）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
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

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

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爲將不慮敵而慮主疑惰亦苦矣）

翦代信擊荆荆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老將之妙在此）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羣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畧定荊地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翦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并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

此論理也

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爭秦論荊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趁火兵敗再興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用園因請瑣瑣大國雖傷其中猶黠上卒投超尚恩悶躲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殘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粟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特

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于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即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强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是

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恰得其處）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困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為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其功不小）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

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
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
自然要信
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
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
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
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
晚矣
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
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

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燕趙俱以爲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銜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合遂爲亞卿操權擁韓護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間言騎

刼代將前烈盡㨿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歎
是誰之愆

##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
便是第二妙着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邊若有患
留後大用
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輙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爲怯雖
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

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
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强起使將
兵牧曰王如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
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
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曾破敵受賞百金者）彀者十萬
人悉勒習戰（務之入也）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大意在此）
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四方

齮音擬

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栢齮封牧爲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禦之秦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此誤也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顔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謹射騎習兼邊患即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斬焉蠢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請牧出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誘其兵深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哀哉爲將難言